

T2720
~~F9115~~/114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7/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SARNOY-YOUNG LIBRARY
AT TORONTO UNIVERSITY
JAN 27 1948

李山堂別集卷九十一

吳郡王世英題

中官考二

洪武元年三月丙辰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

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壞不可拯救宋嘗不為院勢

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永

禁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

戒其在宮禁可使之供養掃掃使令傳命今則不然

宜預政與女唐漢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

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侍與不預政雖欲為亂其可

弁山堂別集卷九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哈佛大學
哈佛藏書
印

中官考二

洪武元年三月丙辰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
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惋歎
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
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
戒其在宮禁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
宜預政典兵唐漢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
之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

乎

二年六月己巳 上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
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
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
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
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
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
以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
之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
恣畏法則撿束撿束則自不敢為非也

三年九月丁巳是日朝退有雨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為此非旦夕
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侍
臣曰嘗聞于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
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
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
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四年閏三月乙丑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
不過司晨昏供役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
接公卿乃以闈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

傾人主及其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枉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十年五月丙午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為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之人得與謀者况闈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忍其

本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

十七年七月戊戌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預內官監文移往來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

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于未亂智者見于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其未然耳

建文三年燕王師在德州而朝遣錦衣千戶張安持詔諭世子降許以燕王之位世子不發封并縛安詣軍前時中官黃儼從留守以姦險為世子所惡而素結三郡王乃先遣人馳報上曰朝廷與世子通密謀矣王不信俄而世子所縛安及書至王大感悅儼與江保於永樂中數為趙王郡王傾太子太子即世子幾奪嫡太子即位儼保皆伏誅

永樂五年六月己亥 上諭都察院謂去年曾命內侍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比聞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招集軍民復以採辦為名大為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此與胡藍齊黃欲壞國事者何異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真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鞫治之雖闕皇親亦不恕

七年十二月戊申守京城門內使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廢事城門郎亦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暫歸未嘗擅離蓋嘗以事忤內使故挾私誣搆 皇太子曰

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治之乃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置重典二十二年十月庚辰內官馬騏傳 仁宗旨諭翰林院書勅付騏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乃止 按 上既已知之矣乃不俸騏何也

宣德元年七月辛未司禮監太監侯泰還自樂安

上初遣泰諭漢王高煦高煦嚴兵而後入覽書謂泰曰朝廷知我舉兵耶泰曰有言者 上以至親故不信也高煦曰爾舊人宜知我舉兵故泰曰不知也高煦曰太宗聽讒間削我兩護衛徙置此州 仁宗不復我護衛不徙我大郡而徙以金帛餌我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編觀其兵馬器甲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為語而主即送姦臣來然後議我所欲泰歸上問高煦何言曰一無所言問治兵乎曰無所見已而錦衣官校從者白其事 上曰事定必治泰不可宥也二年十一月復以奉命直隸選駙馬擅作威福

凌霍職官捶義勇經歷董純至死又受人贓賄事覺始下都察院獄

三年逮交阯太監馬騏內官蒙泰下獄正統四年騏始釋為民泰降火者

六年十二月內官監太監袁琦內使阮巨隊阮誥武奔武路阿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伏誅初巨隊等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為名霍取軍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究其由皆琦指使於是籍其家金銀以萬計 貨錦綺諸物稱是又所用金玉器皿僭侈非法皆四保與海為之事覺 上下法司議罪

命凌遲琦而斬巨隊等十人於市時太監裴可烈亦以貪暴下錦衣衛獄拷死馬俊畱至良鄉自經死命錦衣衛磔其屍梟首於市唐受亦以公差南京害民捕至獄具械赴南京凌遲於市梟首示衆丙申諭右都御史顧佐等出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軍民人

等有投托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死罪。上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即位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戒諭之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其間有能小心忠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托私遣內使出外假以幹辦害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下人銜冤婦怨於上朕何由知。天地鬼神共怒事發露琦以伏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威不

害民取財者鬼神祐之若違法越禮惟務貪虐鬼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當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

少保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樓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逮中下獄論斬錦衣衛指揮王裕知而不舉當連坐上宥中罪革其少保仍罰尚書俸一年裕下獄已而釋之內官裴宗漢管木廠坐盜市官木又賄太監楊慶求免罪事發法司亦論斬命械繫錦衣獄一時英斷赫然第不知於楊慶作何處耳。

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願効用內庭行在禮部以聞、上曰已有例禁此人身為指揮尚欲何求而勇於自殘求進其付刑部治罪當是時京衛官尚未貧也而內臣自鄭和王瑾後其富貴勢焰有以歆動之耳、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為害已嘗罪其尤者上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監察御史馳往各處盡收其資橐并其人械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銘素悍暴又時大醉而酗聞有內官至更不明所從來輒奮前摔

寧而手擊之御史莫能止遂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以其一時昧于所聞而宥之侍臣或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正統五年太監吳誠吉祥以討麓川不利下獄論死遇恤刑宥之

七年南京尚膳監內使郭敬失火焚內府廊房六十餘間所貯物料器皿七十二萬五千五百有奇及錢糧簿守衛衣甲皆盡下法司獄具詔即斬之

八年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鞠之得

實 詔磔于市仍令內官俱出觀之所誹謗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

九年內官陳景先送女官吳淑清還揚州索取府衛白金綵幣等物且治私事踰期復命 詔錦衣衛鞫實

十年戶部右侍郎焦宏等奏臣同司禮監左監丞宋文毅等奉命踏勘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場多被內官內使人等侵占私役軍士耕種甚者起蓋寺廟立厓冶及借與有力之家耕種以致草場窄狹馬多瘦損請正其罪 上曰朝廷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

弊如此論法當罪今姑寬貸令速改過其內官各賜地一項內使淨軍各賜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察院仍給榜禁約每歲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視敢蹈前非者必殺不宥

鎮守遼東太監王彥卒 上命太監喜寧檢閱其家財彥妻吳氏訴喜寧私取其奴僕駝馬金銀器皿田園塩引等物詔宥寧罪追取田園塩引給主餘物悉入官

司禮監太監吳亮金英范弘阮誠以私芻牧於南海子下錦衣獄

謫監察御史李儼戍遼東鉄嶺衛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太監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下錦衣獄已而謫之

十年錦衣衛卒王永為匿名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之通衢及振姪王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造妖言斬罪詔即磔之于市不必覆奏十二年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宿娼事發當杖贖特命髡其首漆之枷示教坊門滿日充大同衛軍坐與王振姪爭娼故也

十二年太監喜寧侵太師英國公張輔輔不從寧弟勝率自淨身家奴毀輔佃戶居室毆家人妻墮孕死事發宥勝贖徒自淨身者戍廣西南丹衛因勅禮部盡收功臣私蓄閹奴入官

十四年七月甲午車駕親征北虜發京師是舉也司禮太監王振實勸成之故群臣雖合章諫止上皆不納命下二日即行扈從文武吏士皆倉卒就道丁丑車駕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群臣復交章請駐蹕王振怒俱令略陣壬寅車駕至雞鳴山衆皆危懼上素以諸事付振至是益肆威成國公朱勇等有所白膝行而前振令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

桎營老營佐桎先行振怒令跪于草中至暮方釋欽
天監正彭德清勸振曰虜勢如此不可復前倘有踈
虞陷天子於草莽振怒詈之曰設若有此亦天命也
學士曹彛曰臣下命不足惜 主上係宗社安危豈
可輕進振終不從八月己酉駐蹕大同振尚欲北行
鎮守太監郭敬密告振曰行則必墮虜計振始懼會
驟雨復至始議班師庚戌師東還是夕次雙寨 雷
電風雨交作師行徹夜不止初議從紫荆關入振蔚
州人也始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鄉土禾稼復
轉從宣府行壬戌次土木虜襲擊我師大潰車駕北

行中官惟喜寧侍振等皆死庚午郕王御午門左門
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鑑合諸大臣廷啓六科十三道
亦有言 王曰汝等所言皆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
畢百官皆趨進跪慟哭不起颺言曰 聖駕被留皆
振所致 陛下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指
揮馬順喝逐百官給事中王竑奮臂捽順髮噬其肉
曰順倚振肆強今猶若此誠奸黨也百官爭捶死順
且請籍振家 王准言衆猶哭未退守衛士卒亦泣
下 王起入令太監英問所款言咸曰內官毛貴王
長隨亦振黨請寘諸法遂於門隙中出二人又捶死

之尋執王山至衆相戒勿捶死使伏法遂縛山赴都
市凌遲處治王令諭曰國家多難皆因奸邪專權
所致今已悉准所言置諸極刑籍沒其家以謝天人
之怒以慰社稷之靈爾文武群臣務須各盡乃職
以輔國家以濟時艱百官乃拜而退曳棄順等屍於
道軍民猶爭擊不已百官請籍順及毛貴王長隨家
王令免籍

是月令旨籍沒太監郭敬內官陳官內使唐童等家
以皆王振黨也科道會劾僧錄司右竟義龔然勝道
錄司右玄義王道宏錦衣衛鎮撫周銓等賄囑馬順

引進王振家出入積成巨富令旨降謫有差復請誅
籍之不許九月法司疏王振同居異姓之人皆當斬
詔謂振傾危社稷罪惡深重但朕即位之初体天地
生物之心姑屈法伸恩但係振本宗不問大小皆斬
首以徇婦女給戮功臣之家為奴其家人婚者宥死
杖一百戮戍邊衛是日鎮守大同太監郭敬潛回京
師下獄初敬與振厚逾年多造銅鉄箭鏃甕盛以振
意遺瓦刺使臣輒用良馬賂振及敬以報宋瑛等揚
和之敗又為敬所制上皇至大同群臣劾敬失律
振矯旨不問至是法司議凌遲處死詔因禁之

十月御馬監左少監跛兒干伏誅跛兒干本降虜給
事宮禁數十年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
定既又為虜使至京有所需索命執而誅之

十二月誅遼東百戶施帶兒見獲虜泄我虛實且數
為虜使張彼聲勢又為脫脫不花致意於鎮守大監
亦失哈至是逃歸巡按御史劉孜鞠之因劾亦失哈
本廣西人虜犯廣寧亦失哈禁制官軍不使出擊反
狀昭然且及其不法十餘事詔即誅帶兒仍置亦失

哈不問

景泰元年三月叛賊御用監太監喜寧伏誅寧既從

上皇陷虜輒為也先畫策邀求賞賜及導以入邊寇
掠尚書于謙授策邊將使成擒而會 上皇知寧謀

患之乃言於也先欲使寧及總旗高瑊達于納哈出
還京索禮物也先許之 上皇乃命校尉袁彬以密

書報宣府寧至獨石遂為叅將楊俊所誘擒至京文
武大臣并科道等官劾奏寧猥以俘虜落沐恩榮受
列聖之深恩居太監之重任而乃欺天負國背義忘
恩屬姦臣之不軌致 上皇之蒙塵喜寧回自虜中

詐傳詔旨妄指迎 駕為名重要 朝廷金帛既又

乘機復往主令賊首來侵擾我邊境犯我 京畿上

而宗廟振驚下而軍民荼毒雖天威所加而數萬之
衆遂遁柰生靈受害而千古之恨難消若不正之典
刑碎屍萬段不惟無以大彰天討垂戒將來抑亦無
以慰宗社之靈以民之忿 詔群臣雜鞠之吳伏命
磔諸市三日

金英者正統中司禮太監也王振沒掌監事 景帝
以其擅權惡之命言官論其家奴郭廉趙顯多支浙
鹽謫戍邊衛復以運使吳方受囑勒為民復以錦衣
衛校尉結英冒陞百戶於午門外探聽各處事情抵
英論斬復調御史謝琚為吉安府推官降給事中張

聰為均州判官御史宋璪為安福縣典史俱坐英事
琚應奏不奏聰代王訟稿璪奏事不實為法司所論
也又運同鄭崇受英家人賄多支鹽事露囑御史林
廷舉求解杖廷舉百戍邊衛崇為民又以錦衣指揮
僉事呂貴因賊侵境陞署都指揮僉事出征及還貴
恐調出失勢託英家人錦衣衛百戶金善以賄英得
辭陞職仍舊官又索營膳所輒瓦等料萬餘以造私
室賂管海子內使葉景榮景榮以石及草與之事覺
下都察院論貴善景榮俱應斬英宜宥治詔斬金善
調貴於邊衛景榮送司禮監別用贓物俱追入官執

英付都察院鞠之左都御史陳鑑等言英縱家人倚勢多支官鹽累受賄賂陞指揮韓志等為署都指揮僉事陞內使汝住為長隨奉御陞都指揮孫鏜為都督總兵陞校尉劉信為百戶工部尚書石璞結王振得職英受璞賂以保其位又准呂貴仍理錦衣衛事姦惡如此宜不拘常律處以極刑籍沒其家 帝命固禁英執鏜璞志鞠之論罪皆應斬命姑宥之再犯不宥金英家奴李慶罪當絞遇赦特誅之御史宋璪坐不劾調用璪奏左都御史王文沮之文奏璪免免不允見誣詔不問仍降璪按英之狼狽若此不知異

日復受寄託然其拒南遷議稱薛文清好官亦不可盡泯也

是年十月庚寅山東右布政使裴綸言山東內地與邊徼異已有都御史洪英巡撫督同三司常操軍士保固城池兼今歲禾稼豐登流移復業正當靜以優恤不宜煩擾今內官唐廣來鎮茲土有司日逐供給未免動取民財以一科十且廣隨侍人不無詐冒名目生事侵漁請勅廷臣會議凡非邊境有巡撫官處俱命回京庶內臣無輕出之勞有司免供應之擾 帝曰往歲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令內官鎮守

得知事情緩急今綸擅欲取回主意安在爾都察院令其陳狀如飾辭不宥六科給事中上章謂鎮守巡撫內外官員俱受朝廷委托恐其從人需索賊物如綸所言者亦不可必其無也命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廉有此等之人即執之具聞處置既而綸陳情服罪宥之

景泰初太監吳誠卒其妻某氏進所遺田宅以四所還之大同右叅將都督同知許貴奏右少監常力轉啣軍妻不與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死養子下巡按御史覆勘有驗都察院請再覆從之

景泰二年鎮守內官陳海以鉄劍與夷人哈丹易馬御史鄭紹劾奏捕鞠之又司禮監太監高顯情強奪人房屋仍飾奏命法司禁錮之

五年內使田福私亡至真定藁城縣錦衣衛捕得詔即誅之內使阮綃附司禮監太監興安囑管工太監黎賢擅於西海子作佛菴及西山等處作生墳佛寺盜用官木等料萬計事聞都察院坐綃絞并劾安等罪詔姑不問所造菴寺令內官監毀之物料入官南京御史鄒亮奏定淮等門外城壕為太監陳公等占種蓮藕禾苗命南京戶部委官勘覈禁約

六年都知監左少監馬琳奏太監劉順死遺下河間
府山地十五頃乞賜管業戶部覆請之詔不許給民
耕種完辦、按 景帝不假內豎如此南城之禍所
由構也

天順元年正月壬午執司禮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
勤等於禁中出付錦衣衛獄群臣言誠等串同都督
黃瓊構成邪議更立東宮尋又謀迎虵汪后又與少
保于謙王文等圖為不軌糾合逆旅迎立外藩俱坐
謀反凌遲處死丙戌命斬于市籍其家是日校尉逮
杲縛錦衣百戶楊瑛謂為張永親且與舒良善命錦

衣衛拷訊之又命錦衣衛差官往執寧夏管神銃內
官高平公幹雲南內官閻禮并籍其家以來俱磔於
市 鍾鼓司掌事陳義教坊司左司樂晉榮誅景泰
中榮諂事義義承 旨同榮選伎女李惜兒等先後
進入宮中至是教坊司發其事命司禮監釋伎女給
親榮義下錦衣衛拷訊具伏誅於市 戊子六科十
三道劾司禮監太監興安竊弄威權紊亂朝政鎖南
內之門易東宮之位與王誠舒良等為黨明知逆謀
不能諫阻而伺釁乘機心持兩端觀成敗以為向背
乞梟其首以戒權姦 旨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

之勿令視事。癸卯誅司設監太監廖官保御馬監太監郝義司禮監少監許源官保提督御藥房。上嘗索藥不得故也。義坐與王誠等同謀，欲誘勇士擒殺吉祥、石亨等，源故從。上南內坐謗訕，俱誅。二月戊寅，枷內官劉茂於內府新房外，茂嘗被旨以馬載唐妃游西海子，馬驚妃墜，因命茂選良馬二十日控習之。上復位，有言茂欲擒太監劉永誠者，遂執下獄，枷之內官監太監覃吉掌內庫金帛奇寶籍記，邸王所賜諸妃白金三萬餘兩，寶石萬餘，不以聞命，執送錦衣衛固禁之。丁未，六科十三道被

旨劾司禮監太監陳昇阮簡，謂昇內與王誠舒良同腹心，外以王文于謙為羽翼，擁立邸王廢易太子，始則倡不必北迎之謀，終則造幽閉南宮之計，禁聖母往來，絕親親之情，抑百官朝賀，廢君臣之義，傾竭府庫，崇尚異端，忍令僧人清昊為魘魅，致僧官道整入禁闈，俱宜顯戮于市，以快人心，以回天變。上曰：給事中御史言是此輩負國背君，罪在不赦，但元惡已誅，餘黨俱從輕典，其擯昇居南京，司禮監簡守長陵，永不任用。癸亥，廣西柳州衛千戶盧忠鎮守寧夏，太監高平伏誅。景泰時，忠為錦衣衛指揮，平居

尚衣監與忠厚忠密與平合謀令校尉李善奏上
與太監阮浪南城內使王瑤圖復位於是浪瑤及忠
俱下錦衣衛鞠瑤被殺浪庾死忠得釋既而坐他事
謫官柳州至是上知其狀特遣人收忠平磔于市
三日且籍其家乙亥工部右侍郎霍瑄先以叅政
掌大同府事時嘗為鎮守太監常力轉怒其送回都
御史年富家衆杖之十餘至是瑄奏之且言力轉宴
輒命妓為戲僭用金器若王者復強取所部女為妾
諸不法事上怒遣人執之太監常力轉以工部
右侍郎霍瑄奏其罪下錦衣衛獄遂條奏瑄嘗同都

御史年富侵盜官物且行賂於都督石彪強取所部
女子十三人為妾都察院請收瑄與力轉質其有無
上命俱宥之辛丑調給事何玘等十三員為判官
監察御史吳禎等二十三員為知縣尋命復職太監
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御史言其過惡欲箝制言路
共譖御史給事中之短上命吏部尚書王翱查御
史給事中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任三十五以下者調
用得玘禎等三十六人俱調之命既下會有風雷雨
雹之變上悟召翱等諭之曰給事中御史朝廷近
侍耳目之官何乃聽人主使妄劾人論法難容但念

職當言路俱留任事自後言事務須從實否則治以重罪不貸 十月丁酉賜故太監王振葬祭時太監劉恒等言振恭勤事 上端謹持身左右贊襄終始一德陷沒土木歲久未沐招葬 上亦憫念振故有是命

四年七月甲午廣東廉州知府李遜為鎮守珠池內使譚記誣奏其縱部民竊珠下遜錦衣衛獄遜悉發記杖人致死及強入民家斂財物諸罪狀 上命執記與理記具伏遂錮之而命遜復職 辛丑勅鎮守浙江太監盧永曰爾在彼行事執拗以此差左少監

陳政齋捧旨意前去同爾理事政於六月十二日至彼三司官俱出城迎接行禮爾乃托病不出却使人問政是何官買辦何物此爾懷姦挾詐不敬朝廷之罪一也十三日方至武林驛與政相見不請旨意行禮不問朝廷公事就便辭去此爾背公徇私不敬朝廷之罪二也十四日又至館驛前因開門遲即發怒而回却言政嘗為吾部下且官不及吾此爾輕慢使臣不敬朝廷之罪三也爾昔與張永郝義等同類內有典刑降用者此時曲法宥爾又陞爾職委鎮大藩正當赤心報國以報再生之恩却乃心懷姦詐傲慢

今山堂別集 卷九十一
朝廷悖禮違法論爾之罪正當抄提來京究治今且將爾所為實跡封去爾宜目看似此所為豈是忠敬之道看畢爾即具實以聞

五年七月庚子司設監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等反命懷寧侯孫鏜等率官軍討之欽敗死執吉祥下獄初正統間吉祥征麓川又征福建選達官能騎射者百十人隨征天順初諸達官吉祥親黨及門下無賴隨吉祥以奪門迎 駕功累受陞賞者甚衆皆感戴吉祥後石亨敗隨亨冒陞賞者俱自首改正獨隨吉祥者不動吉祥復日犒諸達官可給以米銀

布遂相與為死黨諸達官日出入其門惟恐吉祥敗而已隨之黜退也吉祥亦疑與石亨同功一體之人亨既被誅愈不自安至是欽又私掠曹福來為言官所劾錦衣衛密遣人伺察之益急先石亨敗時預降勅戒諭朝臣然後收繫亨至是復降勅諭欽度不免遂謀反會懷寧侯孫鏜奉命征西欽使其黨掌欽天監事太常寺少卿湯序擇是日天未明視朝遣將欽欲以是時舉兵入先夕召諸達官及其黨群飲于家厚贈之時鏜候陞辭宿于朝房達官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

琮時琮瑾亦以陪祀罷宿朝房急趨以告鏜同于長
安右門隙入疏以聞上即召吉祥縉入宮城鎖繫
之令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等逸出
知事泄遂于中夜自往錦衣衛指揮同知遠杲宅執
殺杲遣其黨殺左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斫傷內閣
學士李賢于東朝房遂攻皇城東西長安門不得開
縱火焚之門內守衛官拆御河岸磚石堆塞各門賊
往來嗚呼于各門外鏜召太平侯張瑾同擊賊瑾不
敢出鏜謂其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京城宣武門出
爾往號召之曰法司強賊反獄獲者有重賞且不可

出城於是官軍稍集至二千人甲兵皆具鏜謂之曰
爾等不見西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多當奮
勇殺之朝廷必不惜陞賞衆皆諾從鏜逐賊至東長
安門欽去攻東安門途遇恭順侯吳瑾追殺之後縱
火焚東安門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欽遇鏜于軌于
路軌奮刀斫欽中膊欽氣懾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
化各門求去門俱不開遂竄歸其家拒官軍鏜督軍
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兵至時大雨如注欽
率家衆及達官猶出戰數次鏜令軍士能殺賊獲其
財即與之於是官軍奮呼而入欽投井死遂毀其宅

盡掠其財物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堂兄都督濬
皆為衆所殺并其親黨同謀之家皆一空焉諸達官
逸出者先後皆被誅 辛丑命公侯伯朱儀等分守
皇城六門都城九門以及賊黨未盡就擒也 壬寅
命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或為反賊所脅從者
無得驚疑 癸卯曹吉祥伏誅 上出吉祥命群臣
廷鞫之具伏詔磔于市并磔欽鐸濬等尸以徇 丙
午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湯序等伏誅序始以天
文生出入吉祥曹欽家冒迎 駕功累陞至禮部侍
郎後以占候天文失實際少卿懷怨望達官陳守忠

丁順白忠等亦以附吉祥冒迎 駕功陞都督同知
等官至是序為欽選舉兵日時守忠順忠從欽犯關
俱被執磔于市籍沒其家 戊申達官都督同知也
先帖木兒從曹欽反既越城逃至通州民瓜田中盜
食瓜民欲毆之也先帖木兒窮蹙吐實民執送鎮守
官械赴京法司論當凌遲處死 上命錦衣衛禁錮
之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一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羨著

中官考三

天順八年典璽局局丞王綸事 上於春宮一時群
小希進用者多與交通侍讀學士錢溥教內書館綸
嘗受業焉時尚寶丞朱奎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昵
至是 先帝不豫溥意綸必預機務有入閣覬密遣
奎通款曲於綸綸因偕奎造溥脩弟子敬懽飲至晡
而去內閣學士陳文以隣故知及 帝崩奎持晉州
知州鄧和所饋綸書以入或曰此溥密草遺詔也綸

亦以例當柄用驟驕肆司禮監太監牛玉恐其軋已
玉姪春坊贊善綸復與溥有隙構之會 大行就殮
綸衰服襲貂裘於外 上見而惡之玉因救其過惡
勸 上執下獄又嗾人劾其交通事并逮溥等法司
依律擬斬以赦例從輕綸降內使劾南京閒住溥降
順德知縣奎塩課副提舉和瀾滄衛經歷凡平日與
綸往還者詞連及之兵部右侍郎韓雍降浙江左叅
政順天府尹王福兩浙塩運使治中丘晟福州府同
知通政司左叅議趙昂瑞州府同知南寧伯毛榮都
督馬良謫廣西都督馬宗劉聚謫廣東各聽總兵官

調遣殺賊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門達指揮同
知郭英陳綱指揮僉事呂貴俱調貴州邊衛帶俸差
操

八月立中宮皇后吳氏之月餘有旨太監牛玉壞朝
廷大婚下都察院獄并太監吳熹究治獄詞謂 皇
太后欲立王氏而玉以王氏非其所選說 太后止
之吳后父都督同知俊及子雄同熹賂玉立后詔
皇后廢居別館王熹南京 孝陵種菜俊戍登州衛
雄隨住玉親家懷寧侯孫鏜閒住姪太常少卿兼侍
讀綸甥吏部員外郎琮除名

十一月丙寅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二事一曰
明刑罰以正朝綱臣等切惟人主之治天下在號令
行紀綱振由人主操賞罰之柄也苟賞罰不明則號
令不行紀綱不振欲求天下之治難矣伏惟 皇上
嗣登大寶祇遵先帝遺 命冊立 皇后蓋以繼承
宗祀為重豈意賊臣牛玉大肆姦欺橫貪賄賂朦朧
進退其意欲固寵于內擅權于外包藏禍心深不可
測幸賴 陛下聖明廢退吳氏蓋亦出于不得已也
然遇此大變處此非常朝野騰誼中外駭聽以為吳
氏既退則牛王之罪况萬死無疑矣今不意牛玉得

放南京全首領夫牛玉故違 先帝之命其罪當死
一也謀立 皇后其罪當死二也欺侮陛下當死三
也使 陛下負廢后之名其罪當死四也凡此四不
違者人臣之大惡而牛玉兼有之明正典刑梟首街
市以明號令以正紀綱可也今乃將牛玉輕放者臣
等知 陛下用心仁慈不忍加刑也書曰刑期無刑
辟以止辟今 陛下不忍殺一牛玉則今後侍 陛
下左右者恣肆無所勸懲天下之人謂 陛下好行
姑息誠恐號令自此不行紀綱自此不振然臣等非
欲啓 陛下好殺之心亦非與牛玉素有睚眦也但

為朝廷號令紀綱惜耳然奸臣之惡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且冊立 皇后將以奉承 宗祀表正六宮輔助君德母儀天下豈有居內閣者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熱然不加之意哉方牛玉肆姦之初婚禮尚未成也掌禮之官畏其權勢而阿附及牛玉事發之後王法不可恕也執法之官念其舊情而苟容李賢等坐視成敗不出一言其初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后不言者是畏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者而禍已也黨惡欺君莫此為甚伏望 陛下剴毅明斷即將牛玉明正典刑梟首示衆仍將李賢等明正

其罪以警方來如此則號令斯行紀綱斯正中國服義外夷畏威矣二曰鑒往事以防後患臣等切惟人主之治天下不貴于能處患而貴于能防患夫患已成而後處之處之雖善亦未免憂煩朝廷驚駭中外虧損國體貽笑後世患未萌而先防之防之惟謹則自然灾害不生禍亂不作朝廷無事君臣同休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精意圖治屢頒詔書大開言路臣等已於今年四月內陳言五事內一言保全內官正欲 陛下防患于未萌也處置之道未聞而牛玉之禍果作然既往者不可追方來者尤當謹 陛下勿

謂牛玉之後再無牛玉也臣等不敢遠引漢唐故事請以目擊之事為 陛下言之正統末年王振專權使先 帝遠播 宗社幾危其禍已慘天順年間曹吉祥專權舉兵焚闕歆危 宗社其禍尤烈今日牛玉專權謀立 皇后欺侮 陛下其禍尤為非常是皆貽笑四夷取議萬世者也當時朝廷以為王振之後必再無如王振者矣豈意曹吉祥復興曹吉祥之後必再無如曹吉祥者矣豈意牛玉復作自茲以往若再不以牛玉為鑒而思所以預防之則又安知後日之禍不有甚于牛王者哉然預防之道非歆使之

遠去左右也亦不過三事而已一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姪在任管事并置立產業然此三事非臣等一己之見實太祖高皇帝成法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陛下果能行之非惟國家之福亦內官之福也臣等披瀝肝膽為 陛下明言之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似為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彼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聞 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為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所以勸 陛下不許內官與

聞國政者此也。內官侍奉，陛下未免朝夕在於左。右文武大臣不知廉耻，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以婢膝奴顏者。內官便以為賢能，朝夕在陛下左右，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為不賢，朝夕相與諛謗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為惑，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躋顯位，諛謗者久屈下僚，怨不歸于內官而歸于朝廷，恩不歸于朝廷而歸于內官，賄賂日行，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為非，聚姦養惡，家

人百數，貨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并置立家產者，此也。陛下果能鑒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于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災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患生肘腋，深有不可測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衆人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為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無疑，臣等雖死而無悔。惟陛下聽察之。奏上詔曰：牛玉壞大

婚禮衆人無預朝廷已有處分微等不知情實妄言
要言希求進用令吏部俱調官遠方於是微等俱調
州判官徽普安州王淵茂州朱寬潼川州李翔寧州
李鈞綏德州奏草蓋鈞筆云

成化四年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積有餘鹽五萬
九千引乞令其姪潘貴中納閔支下戶部叅覆奉
古朝廷存積餘鹽以待邊用 祖宗明有禁例食祿
之家尚不可中况內臣乎內臣給事內廷允養生送
死自為之處置固不必營利以殖生况乃損國課以
益私家乎其勿與按成化二年已准太監李崇開中

遼東鹽萬引矣自是賜太監陳珙萬引潘午萬引

上遣太監鄭同翟安冊封朝鮮世子李暉為王大監
沈繪致故王祭既行遼東巡按御史侯英奏同與安
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在其地於其國王
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托殊輕中國之體禮部以
聞 旨謂英所言是今後齎賞遣內臣冊封等禮仍
選廷臣有學問者充正副使按此內臣不封王之始
也

五年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宣奏少監鄭忠南京伯毛
榮各帶叅隨縱其役占軍伴辦納月糧奴辱有司營

求貨賄填者太監錢能出鎮雲南道經貴州從行官舍需索百端民吏駭竄乞通行取回兵部覆以特旨所定人數惟行巡按御史嚴加禁治而已從之其年內使杜衡盜內府金二兩銀二百兩匠役繆諒為之支費下都察院議當贖徒有差詔即斬於市六年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果有為政務歸一今聞有疾乞仍留鎮守士論鄙之十一年安南國請由雲南道入貢蓋以太監錢能私與通故也不許十三年巡撫雲南右都御史王恕等劾奏鎮守太監錢能罪及其從行指揮盧安等都察院覆

奏差刑部署郎中鍾蕃往會三司官按其事實逮能還京通治之 詔能果有罪奏來處分初能遣指揮使郭景奏事京師以安南國有捕盜夷兵犯境為劫掠者請勅國王戒約之朝廷因命景齎勅以往舊製使安南者道必由廣西而景乃取道雲南能以玉帶寶絛蟒衣羅段犬馬弓箭鞍轡諸物附景私遺安南王遂由雲南至其國受饋遺甚多及還誘其貢使仍道雲南至中途給以他語先行及貢使至雲南邊境守者阻之不容入邊民以為安南人入寇相率驚疑欲避之總兵三司官遣人諭貢使至再四其人始還

朝廷未之知也後三年有一男子自安南來歸言嘗
見一指揮從三十餘人至安南以大馬諸物饋王詔
下巡撫巡按官究問蓋景自安南還後能屢遣與指
揮盧安蘇本百戶楊能等徧歷諸夷干崖孟密等宣
撫司求索景獲其寶貨至逼淫曩罕弄孫女許以開
設衙門治事還至金齒被逮遂投井死於是恕同巡
按御史鞠景同行者得其本末始奏于朝云 九月
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賢等劾奏鎮守太監錢能
及都指揮方明周佐布政司叅議金醞按察司僉事
翁遂等罪都察院請下希賢等逮治明等能俟再勘

至日處分詔可先是能左右時至礦場有所求取會
有言守礦千戶三人私礦銀者能不奏請輒遣人械
繫之三人者懼共以官課千兩饋能能意不滿召明
遂同臨問以巨挺杖之死者一人明使其屬以病死
報乃委遂偕醞竟其獄復以賍誣死者既而佐礦場
以餘課賜死者同事人於是死者家人訟其事於朝
命錦衣衛官往會刑部審刑官暨巡按御史鞠得其
實通劾能等事下都察院都御史王越畏能勢獨緩
其事云 十四年刑部郎中鍾蕃等勘報巡撫雲南
都御史王恕所奏鎮守太監錢能遣指揮郭景以王

帶鱗衣并狗馬私通安南國王又遣盧安蘇本等與
干崖孟蜜諸夷交通等事皆實都察院請逮能等至
京治罪上特宥能降勅切責之曰法司奏鞠爾違
法事皆實及爾所奏巡撫官事皆誣罪狀顯著本欲
械爾至京依律問擬但念爾在邊歲久姑曲法寬貸
爾以鎮守責任為務以地方人心為重嚴束下人毋
得於所屬軍衛有司騷擾况土官化外之人祖宗
以來但俾其以時納貢羈縻之而已比之內地不同
今後事事須與黔國公沐琮并撫按御史三司官公
議委三司廉明官員撫諭勘問毋得任情擅遣無藉

之徒仍前需索詐騙以起釁召亂萬一有失各將誰
歸爾其戒之慎之鎮守雲南太監錢能為指揮姜
和李祥乞恩免罪從之初能在雲南教使其下徃孟
密等處索取金寶等物為巡撫都御史王恕所奏命
官勘實上既宥能罪止罪其下九人而和祥犹沽
勢潛匿不肯就逮有旨令巡按御史就彼追問至
是能復為二人求宥稱其不避難險有勞邊方且以
恕等誣陷為詞竟從其奏

十四年十一月乙酉南京內官監覃力朋進貢
還有馬快舡百艘多載私鹽役民夫牽挽且徧索州

縣驛遞得銀五百餘兩錢帛稱是至甲馬營巡檢司
申報武城縣遣典史率人盤詰力朋乃以其衆拒擊
典史折其齒射一人殺之傷者甚衆內官汪直庶得
以聞逮力朋等治得實刑部以私鹽拒捕律當斬從
之其後力朋竟以幸免 司設監太監沈繪下獄擬
斬罪繪恃寵稔惡後為 上所踈斥常懷怨望奉御
賈祥因教其私造兵器使家童演習以備不虞有畏
禍者遂發其平日多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并
言其弟千戶廣貪淫邪偽不時披甲出入皇城莫測
其意下法司推問皆實命繪祥斬廣絞皆如所擬律

仍下獄監侯其黨二十一人免贖送司禮監奏請處
治

十三年五月罷西廠之緝事者時太監汪直行事官
校勢益橫公私騷擾道路以日朝臣亦皆惴惴不自
安內閣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翊劉吉有言 上

震怒命司禮監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

旨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有何壞事爾
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 祖宗

法壞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
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 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

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
但不敢耳某等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
翊奮然泣曰某等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已二十
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為害使遠近
不安何忍坐視某等誓不與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
罪縱使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
謫罰亦惟命耳所不避也於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
命恩等開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實回話倘
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唯恩等去輅舉手加
額曰衆先生肯為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蓋安等

三人皆隨侍青宮輅以先朝舊恩恐 上疑已且慮
三人者或不同心故云然也已而恩等復至傳 旨
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此西
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恩曰
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已箝其 口問為誰曰黃賜陳
祖生也皆闌在東華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謗其福
建人與楊畢 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翌日兵部
尚書項忠具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奏留中不出
遂罷西廠召恩數直罪而責之退還本監調韋瑛于
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還錦衣衛錦衣衛因奏直所遣

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察院移文令巡按御史隨處出給告示曉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然上意猶未釋然也 初西廠所執人犯多皆無案籍行法司考證至是廠革罷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判蔣宗武者囚服到家家人猶不知覺乃謫黃賜陳祖生于南京 辛卯太監懷恩傳奉 聖旨錦衣衛副千戶吳綬於鎮撫司同林巒問刑千戶楊瑛仍還本所治事綬貌陋而心險頗通文移善詞翰時西廠雖革上猶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者以為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錦衣千戶吳綬能寫本

通行移直遂召至擬三批荅封進稱 旨遂有是命綬後以銀壺一謝其荐已者云 六月甲辰革兵部尚書項忠職為民忠既具奏草令郎中姚璧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奏革西廠汪直銜之忠不自安乃乞歸養病未行直嗾東廠官校戮江西都指揮使劉江與指揮黃賓姦私事謂賓為求於兄太監黃賜使鎮撫尤鑑囑忠并武選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選江西都司事方下都察院而左給事中郭鏜監察御史馮貫等亦交論忠違法事詞連其子錦衣衛千戶綬及興寧伯李震守備靖州指揮使莊榮甘肅叅將都指

揮同知劉文寧府儀賓王允壽併及彰武伯楊信等
十三人皆與忠平日交通、上命三司錦衣衛會問
于廷、忠抗辯不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左
都御史李賓等具奏、忠竟出為民、壁調外任、賓為民
賜降、長隨震降、左都督南京閑住榮降、指揮同知文
降、署指揮使綬降、湖廣九溪衛帶俸差操、仍差官往
江西逮江及允壽至京、鞠問、而宥信等餘罪、悉如所
擬、

是月監察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游臻、伏蒙
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修省、夫何訓誥彰彰、乃聽之

藐藐、未聞大臣進何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聞
群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
捕楊昇、吳榮等之姦惡、高宗王應奎等之賍貪、又如
奏釋馮徽等、冤抑之軍囚、禁裏河害人之宿弊、是皆
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者也、柰其部下官常瑛
等不体、聖心、張狂行事、已得大臣奏蒙、俞允、即將
西廠革罷、又以見、皇上此心、即古帝王從諫如流
之盛心也、伏望、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
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天意可回、時西廠方
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得陞用、允益無聊、探知

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
倖進先以奏草示直所厚錦衣衛所千戶吳綬直得
之為言于上然後奏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
苛人不堪命至有破家毀族者勢焰薰灼天下聞而
畏之其禍端實肇于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
直意蓋直常謗楊畢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賓尚
書董方求緩其罪上信之而難施行縉言適中機
會故尤為直所喜云江西人楊福詐稱太監汪直
事覺問擬斬罪福嘗双事崇內使隨入京而背之還
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

識者偽為校尉先導自蕪湖縣乘傳食廩歷常蘇由
杭州紹興寧波諸府有司皆承奉恐後市舶司內官
亦信而畏之官民多持詞訟往訴或為之理至台溫
處州及建寧延平皆操盤糧以張威所過雖假廉以
取信然為偽校尉所得者已多及抵福州稱有勅
旨自三司官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即杖之竟
以無符驗為鎮守太監盧勝等所察知執問如律時
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以擾害人如此

十五年五月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牟俸戍邊調翰
林院侍讀學士江朝宗於外任其餘為俸連坐罪者

各有差。庚午謫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戍四川重慶衛。初文升奉勅往遼東撫諭夷人。時太監汪直亦往按事。巡撫都御史陳鉞譖文升於直。直還朝會兵部尚書余子俊。有叅陳鉞本鉞疑文升所為。遂嗾直奏文升專擅行事。懷姦不忠。撫安無方。致啓邊釁。蓋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陷之。錦衣衛指揮吳綬承直意。傳會成獄。刑部不敢違。比依指揮千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遂命謫戍人皆寃之。

十六年正月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東西二廠緝事旗

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則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所陳多浮泛之辭。本當寃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切責。仍令紀功引與偕往。人皆為博危之。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常朗。搃兵官緱謙。舊巡撫都御史陳鉞等。啓釁冒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為不足。畏生靈血肉為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為甚。雖為御史強珎所劾。不過停俸帶罪。情重

法輕公論未愜恐邊將効尤視失機為等閑以匿情為得策請重治為人臣欺罔之戒監察御史許進等亦以為言且謂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既而太監汪直自遼東還憾琮奏其事乃奏琮行事乖方妄叅被虜人畜名數過多請治其欺罔之罪命錦衣衛千戶蕭聚往勘如琮奏不實即械至京鞫之八月癸酉謫監察御史強琮戍遼東邊衛降遼東都指揮僉事王宗三級帶俸差操先是琮巡按遼東劾鎮守太監韋朗提兵官緱兼巡撫右副都御

史陳鉞失機罪委宗查勘被虜人畜名數鉞等既坐停俸太監汪直奏琮欺罔命錦衣衛千戶蕭聚往勘械琮及宗至京直先執琮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命會官廷鞫之琮坐奏事不實宗坐違制各當贖杖還職內批朝廷於風憲叅奏事情未嘗不以為實如琮之懷奸欺罔誣人重罪難循常例處治謫戍遼東邊衛宗降三級差操尋以兵部及科道官先嘗妄劾鉞等都察院奏差御史不當俱令回奏皆服罪上責都御史王越等不謹姑宥之仍戒再犯不宥停兵部及科道官俸各三月鉞等舊所停俸皆免之時論

為不平然皆默默無敢言者 九月閑任都指揮僉
事韓斌用銀三百兩託太監汪直所任指揮尹通謀
管事事露逮斌下刑部擬罪坐徒當贖特命免贖釋
之

十八年正月庚申命太監汪直總鎮大同宣府等處
初直與王越受命征遼北既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
召由游擊將軍京營等官而獨直與越共事蓋 上
已知其向者交構欺罔之狀漸疎之也初直與越選
軍相處久交最密直時忘懷洩禁中語越識之間以
語其所厚者皆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與陳鉞謀欲窘

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有盜夜越皇
城入西內竊衣米者時索之急東廠校尉緝獲之太
監尚銘以聞 上喜甚厚賜賚直聞而怒曰尚銘者
吾所引用之人爾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
而銘懼欲訪其事適越所厚者已及目潛以其語語
銘銘達于內因發其交構事直遂見疎而越亦被斥
云 乙丑命總督大同宣府太監汪直專鎮守大同
調大同太監陳政鎮守延綏延綏少監韋敬鎮守寧
夏令龔榮還京師 三月壬申太監汪直既在大同
不得還六科十三道交章奏其苛察紛擾大傷國體

請仍罷西廠得 旨朝廷自有處置於是內閣臣太子太保萬安約太子少保劉珣曰西廠為害久矣今科道官欲革之朝廷不從吾輩豈可坐視當有以勸上宜從衆言珣不然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不欲吾自為之乃自署名題曰仰惟 太宗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漸無所不用其極初令錦衣衛官校暗行緝訪謀逆妖言大姦大惡等事猶恐外官徇情隨設東廠令內臣提督控制之彼此並行內外相制行之五六年事有定規人易遵守往年城禁妖狐夜出人心驚惶載勞 聖慮添設西廠官校

特命太監汪直提督緝訪用戒不虞所以權一時之宜慰安人心也更混上紛擾臣不贅言茲者汪直已受 勅鎮守大同地方京城大小官員以及軍民人等衆口一辭皆謂朝廷革去西廠為便伏望 聖明洞察事情俯順下情將西廠特頒 勅旨革罷官校悉回本衛庶舊制以復人心以安緣西廠存革實於人心治體關係最大臣不敢緘默疏入 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 十九年六月調鎮守太同太監汪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兵官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凌直忌寧之相軋互

生嫌隙不相和協試舉其五事為証寧令士卒分曹攢槽飼馬直以為拘留一處下人不便一也寧直嫌於共事預將人馬分為四營營二千人人自為戰自分彼此何以禦敵二也寧欲將人馬撥野口宣寧黑山懷遠四處直欲撥沙河紅寺二堡往返數次尚未定議三也直以右衛游兵調大同者止有五百而把總官乃有四貞官多軍少欲令二貞回衛寧以為業已調至不必取回下人惶惧無從遵守四也游擊將軍董昇近在天津截殺直以為地方無事可以取回寧謂調去未久宜留勿取爭論數日尚未能決五也

他如此類未能悉數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喪師債事此臣之所以憂也事下兵部看詳尚書張鵬等言今邊務方殷必將官協和乃克有濟直寧屢被戒諭而執迷尚爾若不早為處分恐貽後患上曰直寧不以邊寄為重互逞私忿事多乖違萬一有警何以禦敵制勝昔廉頗藺相如尚知先國計而後私仇直等顧不此之思耶今姑宥其罪降勅切責直可調南京太監蔡新調大同簡顥調宣府務令協和行事仍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往諭直而遣之初直之出使也厭徒馬不乘常御騾車日夜馳逐有司追候不及

動遭華捷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直至僕
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之至是既被遣道經曲陽縣
有司聞風皆畏避直至闌寥困卧公館中孤燈熒然
適泰以曲陽上司迎謁直喜甚求食泰以所挾糲饌
進直遂忘已汝待之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
諾至明趣駕而去聲勢寥然人以其小人得喪之態
可為世戒云 八月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為奉
御除威寧伯王越名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
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吳綬職俱原籍為民工部

侍郎張願致仕 上已出越直守邊漸示疎斥尋復
調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趣其行至是科道乃劾其
八罪一孤負 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功次濫陞官
職三侵盜錢糧涸竭府庫四排斥善良引用姦邪五
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畜納無藉同惡相濟七交結
朋黨紊亂朝政八輕挑強虜擅開邊釁排擯正直引
用奸邪本當置之重典姑從輕發落乃降黜直等仍
追奪越誥券編發倫鈺春世弼為民彞聚宏湖廣邊
衛充軍時俸已故命文升琮忠復職致仕珉本冠帶
閑住惟陳鉞已致仕并未憲不問云

十九年九月誅妖人王臣傳 旨江南示衆臣任錦
衣衛千戶以妖術為太監王敬所信任敬奉使蘇常
等府奏請臣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以從所至陵輒
官吏毒害良善詐傳 詔旨括取竒玩之物皆出臣
所為臣又多取美女因為淫亂既還京為太監尚銘
蒞其事下都察院鞫治得實獄上 上曰民情常患
于不能上達王臣等在外矯詐為姦惡使東南赤子
重罹荼毒朕安得知之罪狀既露非重戮不足以謝
天下亟斬之仍梟首於被害州縣敬充南京 孝陵
衛淨軍種菜王完等蒞開原肅州二衛充軍家屬隨

住

是年十一月太監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為
名乘傳南行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竒玩官民並
受其害凡江南書畫玩器之竒絕者撿括殆盡至蘇
州府令生負抄錄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
辭敬即令有司追逮至驛中亂垂之生負趙汴等開
然攘罵數其擾害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按御
史提問擬杖贖罪奏繳從之 江南巡撫王恕疏奏
太監王敬其略曰近見內官監太監王敬齎來駕帖
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

索要銀兩緣由何期王敬動以朝廷為名需索銀兩
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
又至造辦藥料冰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
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
一千五百兩又羨鈔四百塊于松江府索銀二千兩
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
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舡羨去江北廬州等府衛
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幾千萬兩至蘇常等
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
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幾

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
舳艫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
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于難保之天
命割恩于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 詔差宮校械三
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充淨軍王臣伏誅中外雖稱
快以為敬等猶幸免云時常州知府孫仁為王敬誣
奏被逮恕亦奏釋之按王三原諭劾之疏適與尚銘
訪採時合而王敬之得罪實為銘所發也

九十二卷終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中官考四

成化二十年正月東廠行事司禮監太監尚銘有罪
黜往南京尋遣官校追械之還將窮治之既而有

旨銘管理東廠不公欺心罔上大肆姦貪賍濫顯著
有壞成法當置之死刑姑從輕處治不必來京仍令
押赴南京守備太監杖之百充淨軍發孝陵種菜銘
本汪直所荐自直見踈獨擅權勢甘言悅色以鈎取
名譽而內肆陰狡賣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

室輒以事羅致之得重賄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人知其必敗至是藉其家得資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癸丑吏科都給事中王瑞等奏比東廠太監尚銘有罪已蒙 皇上寘之于法京城内外人大悅臣等以謂不去其黨將來之患未可知也蓋尚銘舊為太監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為太監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且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以損舊治耶臣等又聞榮昔使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大衆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無厭用貽數千里之

患卽此二者則其害可知其他隱惡固未易悉數也且天下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旣黨汪直壞事於前又黨尚銘壞事於後祖宗大業豈容小人屢壞之耶京城之人皆言當汪直開西廠之前旣有黑青之異當尚銘入司禮監之後又有地震之異此皆天心仁愛之深意若非

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則 宗社生民之幸也疏入 上曰李榮蕭敬朕自有處置 丙申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奏云尚銘旣以賊敗宐追究其通賂之人

蓋內臣犯法既不能免若外臣之趨附者置之不問
內外之勢不均小臣有過尚不可容若大臣之通賂
者舍之不究則輕重之倫全失外臣所以交結內臣
者無非需求於小臣小臣所以奉承大臣者無非剝
削於下民惟察外臣結內臣之姦下民受上官之害
痛加追究庶國法昭明朝綱振肅奏入 上以其無
指名怒甚召各官于朝欲杖之既而意解乃命太監
懷恩數其罪而責之曰銘犯賊罪朝廷已處治矣在
京在外官因銘勢逼及請求者何限爾等言事既無
指實姓名何可混說煩擾且免究治今後有再及銘

事者必罪不宥 錦衣衛軍餘貴鐸擊登聞鼓訴太
監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
用刑訊鞫備極慘毒又受其賂金百兩銀三千兩及
他奇寶其下人悉獲重賂得免死充軍事下都察院
以銘已被罪去宐令鐸與其黨對辨有 旨宗源犯
人命法司問結已免死發遣且銘賊已入官連坐者
其置勿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
輩市青紅石飾爲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侍之親幸者
以進互相估直得利百十倍歲費內帑金鉅萬數年
來府庫殆空諸人暴致富貴屋舍服用窮極奢僭京

師人多效慕之一時侈物價貴多於往時不可計料云

二十一年十一月尚寶司丞許瀚道遇太監鄧才護不之避為其從人持杖擊之碎瀚所懸牙牌奏聞才護并從人及瀚俱下錦衣衛獄才護送司禮監發落瀚亦杖三十釋之 丁卯調鎮守延綏太監韋敬于寧夏鎮守寧夏太監簡顥于延綏敬之在延綏也狼懷自用與摠兵官丘嵩都御史呂燮屢爭小忿敬會客坐燮于西坐嵩于下而自據上坐其下有邊剛黃讓者招權納賂所在侵牟商賈不敢至其境燮嘗令

人之市買布不得因言於敬曰商人不至皆由太監和買而然敬忿然曰和買者豈獨我一人以此積不相能兵部尚書余子俊以其事聞 上以邊臣不和賜敕切責乃調敬于寧夏而以顥代之邊剛黃讓謫戍廣西南丹衛 初鎮守延綏太監韋敬之調寧夏也怨兵部尚書余子俊發其事因奏子俊懷奸擅權以私忿調副摠兵周璽摠兵周玉以私恩保舉摠兵丘嵩事下兵部左侍郎阮勤等具引成案言前事非由于俊 上以肅敬既奏發子俊出入邊將兵部乃引舊事為之遮飾命再議以聞勤等不復敢言仍奏

請遣官推按 上是之時工部侍郎杜謙給事中吳道寧御史鄧庠往勘子俊事命并勘之 十二月甲申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道出興濟縣怒挽船夫不足杖皂隸一人致死又多載私鹽強抑州縣發賣所過輒求索財貨至河南三司鎮守官及王府餽遺甚厚保得銀五千三百餘兩馬三十三疋駱駝一金玉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百兩餘各有所得還京為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伏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有差 上曰熊保擅作威福沿途貪

暴致死人命不畏法度免運炭發南海子充淨軍種菜黃鉞等五人撥置害人罪惡尤重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其餘俱杖八十發遵化廠炒鐵是時中官打死人者多不償命後遂以為常雖有言者卒不聽云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禮科給事中韓重等十三道御史陳穀等論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李孜省等交結太監梁芳韋興陳喜黷亂朝政芳興喜俱降南京御用監少監閑住九月梁芳辭還原賜和遠官店及永清縣庄田尋逮問芳興喜及謫戍人李孜省等於

錦衣衛欲以印綬監太監蔣琮言芳等邪術害正假造寺觀塔廟府庫贓銀不可勝紀罪大罰輕故也弘治元年正月都察院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石函函周迴有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一卷金銀數枚諸色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爲魘鎮之術每祠廟皆有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不知何人所撰乞令所在官司毀之凡函中所貯皆驗進內府從之時方興喜與太監張軒莫英先後以獻珍珠得寵一時後宮器用以珍寶相尚芳乃益搜訪民間物價騰踊一珠至數

十百金至是交結採供指揮使張紀任義等十餘人皆發遼東鐵嶺開平等衛永遠充軍

御史湯鼎言太監蕭敬李榮曩因彈劾罷黜夤緣復用遂摭拾言者之罪貶竄殆盡致言官皆委靡不振而內外小人益肆奔兢伏望明正典刑勿事姑息有旨蕭敬已別用李榮調 孝陵神宮監六御史姜洪亦言司禮監太監蕭敬之陰險旣退復用請謫之遠方太監懷恩迥出同輩忠清守法宐信任勿疑

旨下所司掌尚寶司事左通政李溥尚寶監奉御姜榮奉天門用寶忿爭榮毆溥至破鼻流血事聞下獄

上以榮逞克毆辱京朝官甚為不法溥忍辱不言
有玷朝列榮令司禮監杖二十降小火者溥亦冠帶
閑住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
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
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
幼男女無弗見者巡按御史暢亨言弭災二事一曰
減稅利謂溫處二府銀坑歲額課銀二萬二千二百
四十餘兩近來曠脉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而太
監張慶歲取耗銀又三千兩皆百姓賣子鬻產以充

其數官司逼近有因而自盡及散為盜賊者乞量為
裁損止因所得多寡徵之二曰除奸弊謂太監張慶
以進貢為名歛百姓財物歲計數萬而所貢之物仍
出民間賣鈔鬻鹽四時饋獻商稅之利錙銖不遺金
玉珍玩奇禽異卉充滿第宅土木人工無時休暇而
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私立行事驚疑人心官吏受
其辱挫軍民被其荼毒乞下慶于理籍其所積以助
經費奏下禮部議令所司行之於是吏戶二部請以
銀課及坑冶官行巡視浙江侍郎彭韶并續差御史
同三司官公議裁省都察院以慶嘗遇赦請徵還京

師以釋民怨 詔銀坑冗員如奏勘處張慶姑令自
陳罪狀以憑處治仍行浙江大小官員各加脩省以
消天變有不加意者罪之

二年二月己酉南京沿江蘆場俱係軍民開墾辦納
糧課及各窰廠採取供應柴薪成化初江浦縣界新
生沙洲六段縣人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沉江田畝之
數洲與內官監原撥蘆場相隣江東巡檢司舊管工
部蘆場二所亦宐比近瓦屑壩下有廢官房酒樓地
一區石城門外有湖地一所舊嘗收積木料及畜放
水獺老鴉其後事已悉賦居人歲供租銀百五十兩

於守備廳公用太監黃賜時奸人悉以獻于三廠指
為原撥供應之數賜及後差太監張本等受之盡收
其利而歲額租課復責償諸人相承至太監蔣琮不
改成化二十三年 詔書令投獻山場湖蕩地土悉
歸于民縣人相繼奏言下南京監察御史姜綰等覆
按而琮屢以揭帖囑托使斷歸三廠綰等遂連名劾
琮謂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外情用
揭帖而抗 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因歷數琮變
亂成法欲以內臣為言官一罪也妬害大臣妄奏都
御史秦紘二罪也怒河間官失於迎送而欲奏罷之

三罪也濫批詞狀迭各衙門不由通政司四罪也分
差內官于錢糧處所縱其侵漁五罪也按季取受班
匠工銀六罪也收留閑罷都事林時用撥置害人七
罪也官員稍不順承輒查脚色陰加察訪驚疑人心
八罪也妄奏主事周琦管庫欺罔朝廷九罪也保舉
革罷內臣竊 陛下之權使恩歸于已十罪也且今
士夫側耳人人自危軍民負苦怨聲載道乞下琮于
理明正其罪以為懷奸壞事之戒刑部覆奏謂琮處
事乖方以致言官劾奏第所言琮罪必須覆按請移
文南京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官勘處奏報 上

命如議行之

是年十月癸卯南京監察御史姜綰等既劾奏太監
蔣琮罪刑部請移文于南京法司覈實琮上疏自辨
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等罪狀出其黨
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諸人連謀構
陷因條析綰等所言而汎及御史劉愷方岳及南京
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宏皆
孜省同鄉奸黨而綰亦江西人以故喬新不詳虛實
附和加叅有 旨行南京并勘而太監郭鏞奉使兩
廣過南京適法司會官於後湖勘主事盧錦給事中

方向占種湖田事鑄因駕官舟過湖觀望御史孫紘等以擅濬禁地劾之鑄還自辨因言錦向違法事多而言官蒙蔽不發請遣官覆按上命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謚錦衣指揮楊綱偕往縮等及琮更相奏愬縮等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奏至謂其各因私忿煩瀆聖聰琮不當占管獻投蘆洲湖地私囑勘官及擅收班匠工銀而所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宏為李孜省姦黨其言皆誣縮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占種湖田事而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發狀詞亦多不實請並

加速問都察院議以為穆等所奏止是勘詞無諸人款狀而琮縮續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穆等重勘歸結於是縮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官云三年司禮監何穆等按覈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及御史姜縮等互奏事狀下都察院會刑部議縮等行事多失有乖風紀琮陳辭累辨誣陷人罪及太監陳祖生鄭強錢能等各因襲受獻洲場之類并侍郎阮勤等擬罪不當有旨御史不顧大體構辭訐奏煩瀆朝廷姜縮劉遜余濬孫紘繆樛紀傑方岳各降一級

劉愷降二級俱調外任蔣琮等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強錢能李榮免問於是六科十三道俱疏論不聽琮小有才言語狂誕為同類所惡上亦厭之每為正言以迎合上意及繼曉李孜省等遇赦琮奏請復治上悅之既守備南京驕恣不法綰等劾之琮支辭深辨勘官亦右綰而抑綰等故綰等落職而不及琮琮尋論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不法事命給事中任倫刑部郎中盛洪等會勘未結琮復奏性潛易卷案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兵部員外郎袁爓罪亦連性性疏辨會南京廣洋衛指揮石文通亦奏琮

開掘聚寶山有傷皇陵王氣及毆死商人占役軍匠侵奪官地私造馬船諸罪八年司禮監太監趙忠等會勘獄具性革職為民琮等逮問所掘聚寶山口令南京守備官填補琮獄成詔姑宥死發孝陵克淨軍種菜初琮許性時疑二當道者庇之揚言欲舉二家不法事二家恐因文通欲奏琮遂潛令增入開掘事始得正其罪

其年治紀貴紀旺等詐冒皇親罪初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本姓

李自說為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偽弗發愷嘗托鎮守
兩廣大監顧恒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愷姨婿韋
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
戚畹目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
謀於田主鄧璋曰韋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
可乎璋因與偽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訐父成之偽
會 上卽位遣大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
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大監韋眷等聞 上
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賜第并金帛庄田奴婢甚衆
父成豔之至京爭辨 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

為解令父成馳驛歸會 上命郭鏞祭紀氏先茔且
焚黃監生蔣灝等挾僮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
擬坐友廣戍 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
情乃遣科道官孫珪滕祐往廉之得實獄具 詔以
父貴祖旺論斬處郭鏞本知其偽黨比蔡用欺罔不
言俱當誅姑斥為小火者陸愷致起偽端法尤難宥
但嘗有奉侍 陵寢勞勤發茂陵司香韋春老疾免
罪降左少監回京閑住後父貴祖旺竟減死論戍
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等言故鎮守大監王舉不遵
詔例造作奇玩器物額外進貢請以其物之重大難

致如屏風石床之類發本處庫藏收貯金銀器皿鎔
化之與寶石玕珠象牙漆器等物解送戶工二部備
用寄養象隻堪充儀衛者解京不堪者付與近邊土
官令出馬以給驛遞有 旨悉解送來京

弘治十年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奏八事內禁傳奉
謂太監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
以周玉李恕僕隸廝役為之令陞官職名器之濫莫
甚於此乞行裁革一黜異端謂太監李廣熒惑 聖
心召集道流以黃白脩煉之術丹藥符籙之伎雜進
竝興傷風壞化乞加斥罷一去大姦謂太監廣有大

罪八一誑 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
太子立寄子壇之名而有煖炕之說三撥置皇親希
要恩寵四盜引玉泉經繞私第五首開倖門大肆姦
貪六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祚自稱廣為教主主
人而廣為傳陞官職求賜玉帶要結邪人玷辱名器
七畿甸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琬戶為名侵奪土地幾
至激變良民八東南民力困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
其利以致遠方之民傾蕩家產他如近而駙馬貴戚
事之如父外而摠兵鎮守呼之為公乞置之于法以
為後戒時御史張縉等亦以為言俱報聞十一年十

月太監李廣自殺刑科都給事中張朝用等御史丘
天祐等言廣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茲幸罪惡貫盈自
速其死朝野聞之罔不稱快然廣所餘金帛何啻千
萬要皆夤緣嗜進之徒多方餽送者此而不懲何以
示戒乞拘廣親信任事之人責取簿籍付之法司鞫
問明白從實具奏仍將夤緣得進者奪官褫爵以清
仕路有 旨奔兢交結者仍令科道官指名以聞司
設監太監蔡昭為故太監李廣請祠額塋祭 旨已
許矣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之死罪惡貫盈萬口
稱快皆謂其欺罔之情賍濫之跡悉已敗露 聖心

昭鑒必正其罪而乃賜之塋祭又予祠額是使欺罔
賍濫之人與善良者無別誠恐上累 聖德下拂人
心其于國典政體干礙非細 上命祭文仍舊撰進
祠額已之 是月有中使至其舍得簿籍以聞皆中
外官餽遺廣者或黃米若干石白米若干石 上不
信曰此妄也吾嘗至廣第豈足以容是米哉左右言
黃米者黃金也白米者白金也行賂者避人知故為
隱語耳 上震怒言者不得籍乃風聞以疏上未卽
施行於是吏部員外郎張綵疏謂如遼東鎮守等濫
殺貢夷冒賞此不赦罪也事已勘明而 陛下乃寬

容之太監汪直梁芳等撓亂國典熒惑 聖心脫死
幸矣久擯不用而 陛下復召還之廣平日招權納
賄致 陛下受奸諛蠱惑之名而不自知軍民罹貪
殘剝削之苦而無所愬今縱不追戮其罪豈可併置
其惡黨於度外而漫不懲戒乎伏望斷自 聖心凡
營求餽遺多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戶科左給事中
盧睿復請籍李廣家財助脩坤寧宮寅緣取回者與
前太監梁芳韋興汪直陳喜卽賜屏斥俱下所司尋
下廣入賂奸黨錦衣指揮周玉樂工劉實等四人於
錦衣衛獄十一月都給事中張朝御史丘天祐等奉

旨疏上交結李廣之人武臣則保國公朱暉恭順
侯吳鑑豐城侯李璽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
伯劉福都督孫貴副摠兵朱瑾文臣如吏部尚書屠
濬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
部尚書徐貫禮部侍郎程敏政兵部侍郎王宗燾工
部侍郎史琳林鳳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
李蕙左副都御史彭禮通政司左叅議姜清太常寺
卿崔志端李溫少卿李傑寺丞王福廣大僕寺少卿
楊瑛河南左叅政張淑右叅政李瓚山東右叅政謝
文按察使趙鶴齡副使田濟鄧光輔雖賄賂有多寡

交納有淺深然皆心術奸邪縱跡詭秘吮靡舐痔何
所不為婢膝奴顏無復羞耻乞賜罷斥仍乞敕司禮
監發下賄簿容法司逐一查究得 旨干礙人衆且
無指陳實跡命仍舊供職簿籍亦不必追究按此小
說中所載月影中壽寧侯門有轎十三乘蓋籍侯以
解者也於是向書周經言廣已死故科道敢於肆擊
死虎以誣陷臣使廣若在臣縱奔競彼亦退縮如畏
虎敢狂吠哉又乞下法司將廣家人嚴鞫及查簿籍
曾有臣姓名但有寸金尺帛即係交結將臣斬首市
朝以為奔競無耻之戒尚書濬亦乞查簿籍有臣姓

名即凌遲處死以謝言官俱下所司禮科給事中涂
旦等兵科給事中王鎮翰林檢討劉瑞復論王越黨
李廣乞特罷用監察御史胡獻又謂李廣雖死簿籍
猶存越及屠濬李蕙皆以賄廣得用身為大臣率衆
為奸宄先正其罪然後次第行罰禮科給事中吳仕
偉請悉罷鎮守內臣俱不聽是月南京科道官復論
劾王越屠濬周經徐瓊王宗彞史琳林鳳李溫崔志
端掌通政司侍郎元守直掌鴻臚寺侍郎賈斌都御
史錢鉞陳瑗劉憲太常少卿布自雲太僕寺卿宋琮
大理寺丞劉憲光祿寺少卿趙珖順天府丞簡琦南

京戶部侍郎鄭紀太常寺卿呂憲通政徐說少卿魏
富祭酒劉震太常寺丞黃輔政交通不職請斥之俱
不聽

先是編修羅玘言近者科道官劾奏内外文武臣僚
賄結故太監李廣以求榮進極其醜惡但其間有部
寺之尊將相之寄自天下四夷望之必以爲丙魏姚
宋方召衛霍凜然恒有畏懼之心而不敢慢易竊發
者以此而已今一旦指其名而暴其惡則將以謂我
堂堂天朝且然雖有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彼亦不復
信矣此大可憂也又凡人之遇宮迫窮急苟可以免

其一時之禍於凡貴戚之家近習之門鑽刺乞哀何
所不至將有甚于前日求李廣者是閉一門又開一
門塞一穴又開一穴死一李廣又生數李廣此亦可
慮也欲望曲全免言官指名惟降旨密諭之使各自
稱疾引退而限二三月之內或因考察兩京大臣而
以他事黜其尤甚者數十人陽若不知陰實加譴如
其頑然不動遂以正典刑焉此內消之說也南京給
事中楊廉御史洪遠等奏謂太監李廣平日贓物鉅
萬簿籍尚存姓名可考欲一一究竟其事明正其罪
伏聞 陛下初欲行之既而中止豈因編修羅玘有

不必查究之說而左右之人又從而傳會之與邇來
羣奸肆志中外交通忠直之士欲發之而未得其路
以為無左驗恐不足以取信於 陛下也今幸而李
廣自死又有簿籍可証蓋 祖宗在天之靈持此而
告 陛下也若復縱而不治豈不坐失事機况白米
黃米之隱語已譁然于中外而某官某人之饋送想
亦昭然於 聖心在國法既所難容於事體亦豈可
已但其倡為不必查究冀存大體之說乃諂諛側媚
之徒自以此為邀結姦邪之地耳因乞罷玘官斥歸
田里并劾屠瀟白昂為奸邪魁首詔已下處分勿論

又言玘嘗為太監蕭敬門館敬庇之未可知也都察
院覆府部會疏言故太監廣招權納賄贓物累鉅萬
計庄田鹽貨尤多乞籍其所有盡沒于官不聽

弘治十三年十一月丁亥工科給事中張文奏近日
太監李興有燈節烟火之請伏蒙 皇上參酌舊典
以三分為率命減去分半興復改奏止減一分夫以
李興導慾獻諛為 聖德累而當國計者復不能一
爭之臣不知其何以為心况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滯
天山西陝西亢旱尤甚軍需百出民力告竭虜患雖
寧窺伺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為變兩廣徭獍之貽

患荆襄流民之嘯聚雖以江西腹裏之地而強盜白晝公行劫奪萬一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其憂蓋有不可言者豈可謂天下無事而可以恣宴樂乎臣請今次上元鰲山烟火及百官筵宴乞停免以其費給軍餉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心在憂民足國而不在于崇侈縱慾則人心安于內夷狄畏于外百官象於朝子孫法于後是樽節于一身者甚微而恩及于天下四方者甚大窒過于一時者甚小而培養于天下後世者甚遠也工部覆奏命仍減半成造

十四年正月辛巳時司設監奏改造龍毯素毯一百

四件工部覆奏謂此毯雖一事然所用羊毛則取之山陝綿紗等料則取之河南毯匠則取之蘇松成造則擬式于南京動經數載勞費百端乞特賜停止以恤民困不然亦請俟邊事寧息民力少蘇議之有旨令陸續成造 壬午司設監奏本監造作工數多而軍民匠逃絕者衆乞照兵仗局收充幼匠事例選用軍民之家諳曉匠藝壯丁二千名應役工部議謂兵仗局所造者軍器可權宜招收幼匠以濟急務司設監所造者止床帳轎乘等常事不宜引以為例請行停止有旨令收充一千名應役

四月甲申先是內使劉雄過儀真知縣徐淮不以時
供應雄怒棄閔文渡江愬諸守備太監傅容奏其事
命械繫淮付錦衣衛拷鞫之時給事中許天賜監察
御史馮允中皆上疏請宥淮而六科十三道亦繼以
為言皆不允刑部擬淮贖杖還職命免贖對品調除
邊方

閏七月御用監王瑞等齎送玄武神像之武當山奏
帶隨行官舍勇士人匠八十餘人及用黃馬快舡六
十餘艘給事中甯舉監察御史顧潛等交章諫止不
允吏部尚書倪岳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之尤力

上曰卿等所言具見忠愛但事既舉行難以中止差
去官員人等不許沿途生事擾人已有敕嚴加戒諭
矣

十五年七月初御用監太監金輔楊雄樊清奉命送
涇王之國長史張顯范兆祥承奉韋瑢張賢等沿途
多所征索驛官不勝撈笞至有自溺死者行及天津
咸曳黃舡夫百人責令納錢而瑢及顯等皆自增夫
數散各舡者競繫掠索錢二人被杖而死其家各訴
于輔輔集訊舟人得內使李順家人行杖者執之儀
衛正張璠卽以擅執王府從人稱令旨差校尉擒捕

三衛官指揮賀勇等懼而閉門遂三日不朝黃舡留
六日而發殿後者復羣掠柴市居民貨物時輔鼓吹
先行瑤等以輔受賂專制撥夫譖于王王與輔由是
遂有言輔奏顯瑤等貪暴王惑其言不可禁王亦奏
輔始至府卽由中門入讀 詔踞慢在途專擅欺侮
前後各數疏而東廠緝事者亦發李順等繫死役夫
之事有 旨捕順等至京考治遣工科右給事中周
璽刑部郎中毛實往按之得輔取魚不獻鼓吹先行
二事及瑤賢顯兆祥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夫時
王止令如例蓋上體 聖明節用愛人之心下防左

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實終非本心必承奉長史
掩飾蒙蔽之過且瑤嘗阻輔啓請于王前稱呼爾我
其縱肆可知請重治其罪命錦衣衛逮繫瑤等至京
鞫治之輔等俟至京日令司禮監奏請處置指揮賀
勇等二十八人滄州吏目韓天爵等及軍餘三十八
人俱連逮坐罪有差

九月降右少監劉恭官三級仍分守遼陽恭在遼陽
私役軍餘千餘人占種官地三百餘畝賍以千計為
都御史陳瑤所劾下巡按監察御史勘之會虜寇東
州大肆殺掠恭等失於防禦御史復請罪之俱下勘

事給事中鍾渤郎中王益謙覆覈逮問有旨罷其
分守而恭復自疏乞留乃有是命於是兵部及科道
各論其貪墨之罪乞罷黜且言東州之敗揔兵孫文
毅已坐死罪恭不宐獨免不聽

十六年九月鎮守遼東太監梁玘與巡撫都御史韓
重相訐奏有旨逮問後勘官覈實奏報重改巡撫
湖廣而玘累稱病不結正至是復乞寬假得旨梁
玘既久病免逮問降三級送長陵司香

其年十月先是內官監太監龍綬以供應段疋缺乏
謂支兩淮鹽價以給織造命支三萬兩戶部覆議奏

運司鹽課為邊儲救荒而設祖宗之時鹽法最嚴
未嘗輕用近以織造支給數多特從廷議命再不許
奏乞鹽價織造行之未久遽難更改乞仍舊行止從
之





